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二

歷代國用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强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

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羡溢承平既久户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寖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縻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宫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陜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

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寶元元年未用兵陜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陜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内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内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禄者九千七

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

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寛至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歳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蘇軾策别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

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

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

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辨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茍且之法不知有急則

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

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

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禄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

人馬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瘠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鞏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

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甞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

治平戸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歳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歳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有餘其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歳之數入官之多門

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

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

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至誠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為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

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

禁中諸殿欄俱不用𨕖覆勵精為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溥四海事為之制物為之法雖藏冰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禄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禄三司上新增吏禄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

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
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
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権貨務數年不輸直亦
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扄鑰塗牕牖以
為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
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
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别儲於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玁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

為巳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外江綱船之類例皆賚轉運司封樁上供即用度有増又令自辦上供名額嵗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請罷熈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内外封樁禁軍闕額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覬望於蒐鋪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樁仗帥臣以占募餘路封樁仍舊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户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

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竊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顓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

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

園夏秋税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别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别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羸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

内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邪為并收驛料等帳邪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邪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邪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仔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

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戸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戸部戸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戸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戸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戸部而戸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戸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

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户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録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末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

十四萬草以東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輙求之朝廷待内藏末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輙嘗推原其故方令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宫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

盈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丞)今為四百三十一

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歴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

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竢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歳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

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爲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寧復參

考焉且條畫其事之費因其法而用今其法既改則
其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無不足之
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
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
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愛
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
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禄視嘉祐治平既優京更

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寖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

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鬬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為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為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户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户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廪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

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陜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内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鹽榷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

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陜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垍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

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别為之名凡度支錢悉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

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自來上

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詣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

賦中邦因南廵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冡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大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郡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倉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

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年之閒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

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偕至矣漢之大司農則

令之戶部也竊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諸郡諸色窠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逾遠文籍愈煩在西漢已不免文具之弊況今日能盡革其偽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内況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

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户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户部措置其後户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具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税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户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内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令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

令戸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降付戸部參考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户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隷户部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要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

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

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吴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末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内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廹蹙禍變頻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

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

廝奉頭踢足以較錙銖譬若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内之所以取悦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寛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廹鞭撻疲民彝小文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

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

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驅僧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

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歳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葢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説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

貫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鬪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

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户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

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寛剰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熈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

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於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幇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宫禁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户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

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熈末始併歸户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熈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内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内司有司不敢執
内藏庫即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敎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合幣由是内帑山積綃與末

詔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内藏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户部課額以此庫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賞膳

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為川陜
荊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檜
之當國以兀朮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
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
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
千玉牒所日歷敕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
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為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
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宮禁營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

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於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記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

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從之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從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

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
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
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
克行令之為郡者但能樽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
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
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
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

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

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餽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餽獻酧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贓吏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尚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

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别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於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户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

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

也葢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壹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葢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内府之所進奉

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躭慾黷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已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廚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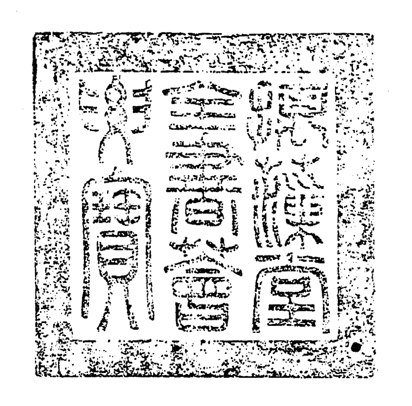
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樁留之賦然有限之樁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槪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

廉幹之人則樽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遍及於閭閻矣愚常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而能行之

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娆所謂

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魏世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三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輓粟請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音誰東萊二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言沿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

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

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

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
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
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
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
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卒
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

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阪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城

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内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

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絶

虞詡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

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計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梁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

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
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
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
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
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
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
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
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

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

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任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横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

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云云是邸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

春今淮陽郡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陜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

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戸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内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

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此費役徵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畧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

疋市木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

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名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後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

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嶂屼山在今平涼府高平縣令笄頭山語訛亦曰汧沌山即嶂屼山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舫十人

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廪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懐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

（令福昌縣伊州令陸渾縣洛州令絳縣餘縣並令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令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土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别以舟師濟滄艄艫數百

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内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巵倉窖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

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䭾陸運至陜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陜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

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釽於胷而繩多絶輓夫輙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𤣥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戸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

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陜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

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

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陜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

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絶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

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悦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

乗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
遞濵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
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
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絶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
河南尹劉晏為户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
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陜州關
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
以劉晏頴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

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輓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

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

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岍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

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廵院江淮轉運使以度

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

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
滉遂劾琇常饋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
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
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
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
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
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
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

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輙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

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糶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

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

闕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税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愽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

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嵗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税給用不充東方嵗運租米昌淮湖風浪之險泝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

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烟火殆絕餓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年歲屢登數減

百姓税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苦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

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

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

之内收其枉費之資百萬羸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

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壊而吴尭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寛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餧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黄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

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踈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剰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吴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寛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邪當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

自湘江入澪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之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敕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

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敕祖庸司下諸州有應慕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敕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内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令洛岸至倉門

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岍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傔人内差借從之

周顯徳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税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閒取雀鼠

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宜多取以實倉廪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一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順成舊常豐景德中改濟遠舊常盈景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

受懐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税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塲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

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塲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嵗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乗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質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産以償

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歳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内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歳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

救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鼂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

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歳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内

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

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荊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泝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荊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戶部判官凌策與江南轉運同計度省自陝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

西諸州菽粟自黄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潁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陜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舊常至數百萬疋）天禧

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

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

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歷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黄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錢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諸轉般倉

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

發運使許元奏近歳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歳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斡歳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期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

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為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

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内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為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為一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

糴京師則穀價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秔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帛儲榷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為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

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為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峽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内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

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户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内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

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以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

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廹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

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剥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

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廒為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収糴穀賤則官糴不致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為

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户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户部尚書曾孝廣之説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

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糶歎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

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

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至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為始俟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為永法詔積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

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亳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寛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費漕量添七色等錢以樁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

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淙盧知原均糴斗專充

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嵗漕米百二十萬以

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趨根常存三十萬

石於本司為轉輸之本以寛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

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

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荊湖之粟餉岳鄂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

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顧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顧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既優價僱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黔閬自造官舟又撲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陜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内郡募舟䑰之人以為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諸州租以寛之

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户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

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収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
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
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户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
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叙復

吴氏能改齋漫録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
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
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
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

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
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
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
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
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
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
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
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

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

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

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
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
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
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
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
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
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
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

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

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壊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强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振武

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壊自當時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

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歲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陜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陜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

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致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陜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

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

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自真州入轉般倉至真方
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
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
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
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
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
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
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

法未壊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東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壊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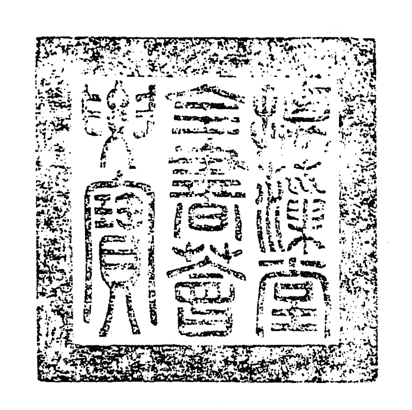
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

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

發運有名無實此名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

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張　昱